

現代

少侯編

小說選

上海仿古書店發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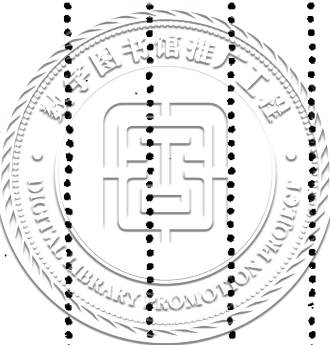
857.61
598

：4

現代小說選目録第四集

郁達夫……………過去……………	一
魯迅……………在酒樓上……………	二七
葉紹鈞……………潘先生在難中……………	四二
張資平……………約伯之淚……………	七〇
沈從文……………十四夜間……………	一一〇
謝冰瑩……………給S妹的信……………	一二二
復工……………醫院裏的故事……………	一四五
葉紹鈞……………義兒……………	一七〇
許欽文……………老淚……………	一八二
王統照……………衝突……………	一九六
金平……………聖誕之夜……………	二一一

現代小說選目録



現代小說選目錄

二

黎烈文……覺悟者之末路……	二二四
洪靈菲……在木筏上……	二三六
郭沫若……到宜興去……	二五二



現代小說選

第四集

過去

郁達



空中起了涼風，樹葉噼噼的同電片似的飛掉下來，雖然是南方的一個小港市裏，然而也很能夠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，我和她，在臨海的一間高樓上吃晚飯。

這一天的早晨，天氣很好，中午的時候，只穿得住一件夾衫，但到了午後三四點鐘，忽而由北面飛來了幾片灰色的層雲，把太陽遮住，接着就括起風來了。

這時候我爲療養呼吸器病的緣故，只在南方的各港市裏流寓。十月中旬，由北方南下，十一月初到了C省城，却巧遇着了C省的政變，東路在打仗，省城也不穩，所以遷到H港去住了幾天。後來又因爲H港的生活費太昂貴，便又坐了汽船，一直的到了這M港市。

說起這M港，大約是大家所知道的，是中國人應許外國人來互市的最初的地方的
一個，所以這港市的建築，還帶着些當時的時代性，很有一點中古的遺意。前面左右
是碧油油的海灣，港市中，也有一條小山，三面濱海的通衢裏，建築着許多顏色很沈鬱
的洋房。商務已經不如從前的盛了。然而富室和賭場很多，所以處處有庭園，處處有
別墅。沿港的街上，有兩列大的榕樹排列在那裏。在榕樹下的長椅上休息着的，無論
中國人外國人，都帶有些舒服的態度。正因為商務不盛的原因，這些南歐的流人，寄
寓在此地的，也沒有那一種殖民地的商人的緊張橫暴的樣子。一種哀頹的美感，一種
使人可以安居下去，於不知不覺的中間消沈下去的美感，在這港市的無論那一角地
方，都感覺得出來。我到此港不久，心裏頭就暗暗地決定，「以後不再遷移了，以後
就在此住下去罷。」誰知住不上幾天，却又偏偏遇見了她。

實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，一天細雨濛濛的日暮，我從西面小山裏的一家小旅
館內走下山來，想到市上吃晚飯去。經過行人很少的那條P街的時候，臨街的一間小
洋房的柵門口，忽而從裏面慢慢的走出了一個女人來。她身上穿着灰色的雨衣，上面

張着洋傘，所以她的臉我看不見。大約是在柵門內，她已經看見了我了——因為這一天我並不帶傘——所以我在她前頭走了幾步，她忽而問我：

「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？李白時先生！」

我一聽了她叫我的聲音，彷彿是很熟，但記不起是那一個人，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頭來一看，看見了襯映在黑洋傘上的一張灰白的小臉，已經是黑色朦朧的時候了，我看不清她的顏面全部的組織，不過她的兩隻大眼睛，却閃爍得厲害，並且不知從何處來的，和一陣冷風似的一種電力，把我的精神搖動了一下。

「你……？」我半吞半吐地問她。

「大約認不清了罷！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，李先生可還記得？」

「噢！唉！你是老三麼？你何以會到這裏來的？這真奇怪！這真奇怪極了！」

說話的中間，我不知不覺的轉過身來逼進了一步，并且伸出手來把她那隻帶輕皮手套的左手握住了。

「你上什麼地方去？幾時來此地的？」她問。

「我打算到市上去吃晚飯去，來了好幾天了，你呢？你上什麼地方去？」

她經我一問，一時間回答不出來，只把嘴顎往前面一指，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時候她的怪脾氣，就也不再追問，和她一路向前邊慢慢地走去。兩人並着默走了幾分鐘，她纔幽幽的告訴我說：

「我是上一位朋友家去打牌去的，真想不到此地會和你相見。李先生，這兩三年的分離，把你的容貌變得老了，你看我怎麼樣？也完全變過了吧？」

「你倒沒有什麼，唉，老三，我吓，我真可憐，這兩三年來……」

「這兩三年來的你的消息，我也知道一點，有的時候，在報紙上也看見過一二回你的行蹤。不過李先生，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？這真太奇怪了。」

「那麼你呢？你何以會到此地來的呢？」

「前生注定是吃苦的人，譬如一條水草，浮來浮去，總生不着根，我的到此地來，說奇怪也是奇怪，說應該也是應該的。李先生，住在民德里樓上的那一位胖子，你可還記得？」

「噢，……是那一位南洋商人不是？」

「哈，你的記性真好！」

「他現在怎麼樣了？」

「是他和我一道來此地的呀！」

「噢！這也是奇怪。」

「還有更奇怪的事情哩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他已經死了！」

「這……這麼說起來，你現在只剩了一個人了啦？」

「可不是麼！」

「唉！」

兩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，走到去大市街不遠的三叉路口了。她問我住在什麼地方，打算明天午後來看我。我說還是我去訪她，她却很急促的警告我說：



「那可不成，那可不成，你不能上我那裏去。」

出了P街以後，街上的燈火，已經很多，並且行人也繁雜起來了，所以兩個人沒有握一握手，笑一臉的機會。到了分別的時候，她只約略點了一點頭，就向南面的一條長街上跑了進去。

經了這一回奇遇的挑撥，我的平穩得同山中的靜水湖似的心裏，又起了些波紋。回想起來，已經是三年前的舊事了，那時候她的年紀還沒二十歲，住在上海民德里我在寄寓着的對門的一間洋房裏。這一間洋房裏，除了她一家的三四個年輕女子以外，還有二樓上的一家華僑的家族在住。當時我也不曉得誰是房東，誰是房客，更不曉得她們幾個姊妹的生計是如何維持的。只有一次，是我和她們的老二認識以後，約有兩個月的時候，我在她們的廂房裏打牌，忽而來了一位穿得很闊綽的中老紳士，她們爲我介紹，說這一位是她們的大姊夫。老大見他來了，果然就拋棄了我們，到對面的廂房裏去和他攀談去了，於是老四就坐下來替了她的缺。聽她們說，她們都是江西人，而大姊夫的故鄉却是湖北。他和她們大姊的結合，是當他在九江當行長的時候。

我當時剛從鄉下出來，在一家報館裏當編輯。民德里的房子，是報館總經理友人陳君的住宅。當日因為我上海情形不熟，不能另外去租房子住，所以就寄住在陳君的家裏。陳家和他們對門而居，時常往來，因此我也於無意之中，和她們中間最活潑的老二認識了。

聽陳君的底下人說：「她們的老大，彷彿是那一位銀行經理的小，她們一家四口的生活費，和她們一位小弟弟的學費，都由這位銀行經理負擔的。」

她們姊妹四個，都生得很美，尤其活潑可愛的，是她們的老二。大約因為生得太美的原因，自老二以下，她們姊妹三個，全已到了結婚的年齡，而仍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配偶者。

我一邊在回想這些過去的事情，一邊已經走到了長街的中心，最熱鬧的那一家百貨商店的門口了。在這一個黃昏細雨裏，只有這一段街上的行人，還沒有減少。兩邊店家的燈火，照耀得很明亮，反照出了些離人的孤獨的情懷。向東走盡了這條街，朝南一轉，右手矗立着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樓。這一家的三四層樓上，一間一間的小室

很多，開窗看去，看得見海裏的帆檣，是我到M港後，去得次數最多的一家酒館。

我慢慢的走到樓上坐下，叫好了酒菜，點着烟捲，朝電燈光呆看的時候，民德里的事情，又重新開展在我的眼前。

她們姊妹中間，當時我最愛的是老二，老大已經有了主顧，對她當然更不能生出什麼邪念來，老三有點陰鬱，不像一個年輕的少女，老四年紀和我相差太遠——她當時只有十六歲——自然不能發生相互的情感，所以當時我所熱心崇拜的，只有老二。

她們的臉形，都是長方，眼睛都是很大，鼻梁都是很高，皮色都是很細白，以外貌來看，本來都是一樣的可愛的，可是各人的性格，却相差得很遠。老大和靄，老二活潑，老三陰鬱，老四——說不出什麼，因為當時我並沒有對老四注意。

老二活潑，在她的行動，言語，嬉笑上，處處都在表現。凡當時在民德里住的年紀在二十七八上下的男子，和老二見過一面的人，沒有一個不受她的播弄的。

她的身材雖則不高，然而也夠得上我們一般男子的肩頭，若穿着高底鞋的時候，走路簡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。說話不顧什麼忌諱，比我們男子的同學中間的日常言

語還要直率。若有可笑的事情，被她看見，或在談話的時候，聽到一句笑話，不管在她面前的是生人不是生人，她總是露出她的兩列可愛的白細牙齒，灣腰捧肚，笑個不了，有時候竟會把身體側倒，撲倚上你的身來，陳家有幾次請客，我因為受她的這一種態度的壓迫受不了，每有中途逃席，逃上報館去的事情，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，陳家的大小上下，却為我取了一個別號，叫我作老二的鷄娘。因為老二像一隻雄鷄，有什麼可笑的事情發生的時候，總要我做她的倚柱，撲上身來笑個痛快。并且平時她總拿我來開玩笑，在衆人的面前，老喜歡把我的不靈敏的動作和說錯的言語重述出來作哄笑的資料。不過說也奇怪，她像這樣的玩弄我，輕視我，我當時不但沒有恨她的心思，并且還時時以為榮耀，快樂。我當一個人在默想的時候，每把這些瑣事回想出來，心裏倒反非常感激她，愛慕她。後來甚至於打牌的時候，她要什麼牌，我就非打什麼牌給她不可。萬一我有違反她命令的時候，她竟毫不客氣地舉起她那隻肥嫩的手，拍拍的打上我的臉來。而我呢，受了她的痛責之後，心裏反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，有時候因為想受她這一種施與的原因，故意地違反她的命令。要她來打，或用

了她那一隻尖長的皮鞋腳來踢我的腰部。若打得不夠踢得不夠，我就故意的說：「不痛！不夠！再踢一下！再打一下！」她也就不客氣地，再舉起手或腳來踢打。我被打得兩頰緋紅，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時候，纔柔柔順順地服從她的命令，再來做她想我做的事情。像這樣的時候，倒是老大或老三每在旁邊嚇止她，教她不要太過分了，而我這被打責的，反而要很誠懇的央告她們，不要出來干涉。

記得有一次，她要出們去和一位朋友吃午飯，我正在她們家裏坐着閑談，她要我去上她姊姊房裏把一雙新買的皮鞋拿來替她穿上。這一雙皮鞋，似乎太小了一點，我捏了她的腳替她穿了半天，才穿上了一隻。她氣得急了，就舉起手來。向我的伏在她小腹前的臉上頭上脖子上亂打起來。我替她穿好第二隻的時候。脖子上已經有幾處被她打得青腫了。到我站起來，對她微笑着，問她「穿得怎麼樣？」的時候，她說「右腳尖有點痛！」我就挺了身子，很正經地對她說，「踢兩腳罷！踢得寬一點，或者可以好些！」

說到她那雙腳，實在不由人不愛。她已經有二十多歲了，而那雙肥小的腳，還

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的腳一樣。我也曾爲她穿過絲襪，所以她那雙肥嫩皙白，腳尖很細，後跟很厚的肉腳，時常作我幻想的中心，從這一雙腳，我能夠想出許多離奇的夢境來。譬如在吃酒的時候，我一見了粉白油潤的香稻米飯。就會聯想到她那雙腳上去。「萬一這碗裏，」我想，「萬一這碗裏盛着的，是她那雙嫩腳，那麼我這樣的在這裏咀嚼，她必要感到一種奇怪的癢痛。假如她橫躺着身體，把這一雙肉腳伸出來任我咀嚼的時候，從她那兩條很曲的口脣線裏，必要發出許多真不真假不假的喊聲來。或者轉起身來，也許狠命的在頭上打我一下的。……」我一想到此地飯就要多吃一碗。像這樣活潑放達的老二，像這樣柔順愚笨的我，這兩人中間的關係，在半年裏發生出來的這兩人中間的關係，當然可以想見得到了。況我當時，還未滿二十七歲，還沒有取親，對於將來的希望，還很有自負心哩！

當在陳家起坐室裏說笑話的時候。我的那位友人的太太，也會向我們說起過，「老二，李先生若做了你的男人，那他天天可以替你穿鞋着襪了，并且還可以做你的出氣洞，白天晚上，都可以受你踢打，豈不很好麼？」老二聽到這些話，總老是笑

着，對我斜視一眼說：「李先生不行，太笨，他不會伺候人。我倒很願意受人家的踢打，只教有一位能夠命令我，教我心服的男子就好了。」在這樣的笑話之後，我心裏總滿感着憂鬱，要一個人跑上馬路去走半天，才能把胸中的鬱悶遣散。

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，我和她在大馬路市政廳聽音樂出來。老大老三都跟了一位她們大姊夫的朋友看電影去了。我們走到一家酒館的門口，忽而吹來了兩陣冷風。這時候正是九十月之交的秋晚的時候，我就拉住了她的手，顫抖着說：「老二！我們上去吃一點熱的東西再回去罷！」她也笑了一笑說：「去吃點熱酒罷！」我在酒樓上吃了兩杯熱酒之後，把平時的那一種木訥怕羞的態度除掉了，向前後左右看了一眼，看見空洞的樓上，一個人也沒有，就捱近了她的身邊，對她媚視着，一邊發着顫聲，一句一逗的對她說：「老二！我……我的心，你可能了解？我，我，我很想……很想和你長在一塊兒！」她舉起眼睛來看了我一眼，又曲了嘴唇的兩條線在口角上含着播弄人的微笑，回問我說：「長在一塊便怎麼啦？」我大了膽，便擺過嘴去和她親了一個嘴，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個嘴吧，樓下的伙計，聽了拍的這一聲大響聲，就急忙的跑了上

來，問我們「還要什麼酒菜？」我忍着眼淚，還是微微地笑着對伙計說：「不要了，打手巾來！」等到伙計下去的時候，她仍舊是不改常態的對我說：「李先生！不要這樣，下回你若再幹這些事情，我還要打得兇哩！」我也只好當作了一場笑話，很自然而然地把我的感情壓住了。

凡我對她的這些感情，和這些感情所催發出來的行爲動作，旁人大約是看得很清楚的。所以老三雖則是一個很沉鬱，脾氣很特別，平時說話老是陰陽怪氣的女子，對我與老二中間的事情，有時却很出力爲我們拉攏。有時見了老二那一種打得太狠，或者嘲弄得我太難堪的動作，也着實爲我打過幾次抱不平，極婉曲周到地說出話來非難老二。而我這不識好醜的笨伯，當這些時候心裏頭非但不感謝老三，還要以為她是多事，出來干涉人家的自由行動。

在這一種情形之下，我和她們四姊妹，對門而住，來往交際了半年多，那一年的冬天，老二忽然與一個新自北京來的大學生訂婚了。

這一年舊歷近年前後的我的心境，當然是惑亂得不堪，悲痛得非常。當沈悶的時

候，邀我去吃飯，邀我去打牌，有時候也和我兩人去看電影的，倒是平時我所不大喜歡，常和老二兩人叫她做陰私鬼的老三。而這一個老三，今天却突然的在這個南方的港市裏，在這一個細雨朦朧的秋天的晚上，偶然遇見了。

想到了這裏，我手裏拿着的那枝紙烟，已經燒剩了半寸的灰燼，面前杯中倒上的酒，也已經冷了。湖裏糊塗的喝了幾口酒，吃了兩三筷菜，伙計又把一盤生翅湯送了上來。我吃完了晚飯，慢慢的冒雨走回旅館來，洗了手臉，換了衣服，躺在床上，翻來覆去，終於一夜沒有合眼。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，老三和我兩人上蘇州去的一夜旅行。我想起了那一天晚上，兩人默默的在電燈下相對的情形。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來，她在她的帳子裏叫我過去，爲她把掉在地下的衣服檢起來的聲氣。然而我當時終於忘不了老二，對於她的這種種好意的表示，非但沒有回報她一二，并且簡直沒有接受她的餘裕。兩個人終於白旅行了一次，感情終於沒有接近起來，那一天午後，就匆匆的依舊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來了。過了元宵節，我因爲胸中苦悶不過，便在報館裏辭了職，和她們姊妹四人，也沒有告別，一個人連行李也不帶一件，跑上北京的